

# 马科斯王朝

## THE MARCOS DYNASTY

斯特林·西格雷夫 著  
王槐挺 陈文炳 等译  
孟胜德 钱存学 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K533

# 马 科 斯 王 朝

〔美〕斯特林·西格雷夫 著

王槐挺 陈文炳 等译

孟胜德 钱存学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The Marcos Dynasty  
by Sterling Seagrave

根据纽约 Harper & Row出版社1988年版译出

马 科 斯 王 朝

[美] 斯特林·西格雷夫 著

王槐挺 陈文炳 等译

孟胜德 钱存学 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374千字

1990年11月第一版 199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9-528-0/I·89 定价: 6.90元

印数 1—10000册

# 目 录

序 言 病入膏肓	1
第一章 臭名远扬的杀人犯	20
第二章 塔克洛班的玫瑰	60
第三章 丧失阵地	83
第四章 山下奉文藏金(上)	118
第五章 不寻常的行动	132
第六章 牛仔掌大权	162
第七章 假风虚凰	178
第八章 幕后交易	199
第九章 菲律宾第一富婆	218
第十章 金屋藏娇	246
第十一章 铁蝴蝶	264
第十二章 拯救民主	286
第十三章 菲律宾人的轮盘赌	299
第十四章 跳梁小丑	311
第十五章 生意如常	321
第十六章 山下奉文藏金(下)	342
第十七章 沉重的喘息	365
第十八章 非法黄金	387
第十九章 阴谋活动	410
第二十章 继承权位之爭	427

第二十一章 人民政权·····	445
后记 失乐园·····	478

## 序 言

### 病入膏肓

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到过菲律宾。那时马尼拉湾到处都是伸出水面的沉船的断桅残樯，犹如大火焚烧过的松林。当时费迪南德·马科斯还是个年轻的律师，满脸笑容，充满信心地准备参加第一次国会议员竞选，以便捞取第一笔 100 万美元的进项，而伊梅尔达·罗姆尔德兹则是莱特岛上一个光着脚丫的女中学生。马尼拉在最后的苦战中早已被美国炮火夷为平地。唯独海湾边上那座古老而美丽的马尼拉旅馆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有人说这是因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是该旅馆的董事，并在楼顶上拥有一套神秘的房间的缘故。再往前是巴石河，浑浊的河水中漂浮着泡得发胀、随波逐流漂向南海的死狗。河岸上的马拉卡南宫——这是西班牙殖民时代的一座散乱的庄园住宅，建筑在一个有围墙环绕的园林的深处——也安然无恙。

后来我以记者的身份曾多次到这里访问。这期间费迪南德和伊梅尔达已上台执政，并开始创建一个王朝，成为这个地球上遭到非议的最富有的一对夫妇，后又于 1986 年，在群情激昂准备冲进总统府大门的情势下，按照历来的传统，带着装满美钞的箱笼，眼泪汪汪地爬上美国直升机，像过去人们常说的那样不辞而别，前往——当时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一点——火奴鲁鲁流亡。罕见的“人民势力”从无能得荒唐可笑的军方各对立派别手中接过了推翻

费迪南德和伊梅尔达的任务。尼姑们跪在装甲运兵车（大家都以为那是坦克）前进的道路上数念珠祈祷，挡住了它们的去路。漂亮的姑娘们堵住了身穿战服的士兵，往他们用于袭击的步枪枪口里插花。哭声和歌声响成一片。反叛的国防部长胡安·庞塞·恩里莱处于这种激越情绪的包围之中，他膝盖猛烈地抖动着，简直无法站起身来。尽管他身穿防弹背心，携带着乌齐式冲锋枪，还有一些中校和少校为他当警卫，可他在穿过人群时却是一帮尼姑为他提供了真正的安全保障。

在马科斯一家的统治下，马拉卡南宫发生了变化。在它风凉的阳台下面，多了一间拷打特级政治犯的“黑屋子”。除了伊梅尔达留下的3000双鞋子以外，搜查该宫地下室的菲律宾人还发现了她的防弹奶罩，这可是能在克里斯蒂拍卖公司卖出大价钱的东西。

马尼拉也变了。它曾经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将来也可能还是优美的。但是在面向美国大使馆的埃尔米特五星旅游旅馆区的海湾边上，年仅六七岁的男孩和女孩如今却拉着旅游者的衬衣下摆表示愿以1元钱的价钱来一次下流表演。在马科斯时代，最受欢迎的一项旅游活动是为鸡奸者举办的性乱野餐会。正如小说家P·F·克卢奇指出的那样，菲律宾已经变成了“美国的情妇”。

费迪南德和伊梅尔达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下子从权力的顶峰——那时他们受到外交家们的奉承，得到一位美国总统的贿赂，领着五角大楼的津贴，并为世界银行所娇纵——栽进丢人现眼的困境，情况糟到可怜而又可鄙的程度。他们在火奴鲁鲁受到等于是变相的软禁，当出现在电视摄像机前时，他们则像莎士比亚悲剧中的李尔王及其弄臣们一样尴尬，从观众那里博得一半同情，一半惊讶。马科斯在屈辱中铤而走险，施展一个个夺回王位的阴谋，没想到却被比他还要不择手段的人录去了他最为机密的谈话并公布于众，从而使他及其王朝成了世人的笑柄。然而，我们为什么会听

信别人的话,认真看待马科斯达 20 多年之久呢?难道是他们耍了什么花招,把我们也变成了不知内情的傻瓜吗?不幸的是,答案正是如此。

尽管在马科斯垮台以后,无数的报道和电视采访向公众展示了伊梅尔达的黑色透孔内衣,并且发现两人都有非法侵占的巨额财产,但我对有关马科斯的传奇故事还是感到很不满意。不错,马科斯一家的所作所为是清楚的,至少在大概的轮廓上是这样。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是什么驱使他们如此贪得无厌?又是谁帮助他们取得了政权并在这么长时间内紧紧地把它抓在手中?这些问题并不清楚。有些报刊披露的材料暗示马科斯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黑社会人物有联系,也有报道说费迪南德同一些名声显赫的银行家、政治家、军人和黄金商人从事奇特的黄金交易。交易的总数据说是几百吨或许几千吨金条,远远超过菲律宾的黄金储备量。难道马科斯真的找到了山下奉文藏金——那批据传是日本从 10 多个国家搜刮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赃物吗?

我开始追查有关金条的秘密交易,结果山下奉文藏金的真相便逐步显露了出来,其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事实上的人和事与传说中的判若云泥,远比传闻阴险毒辣,如果这个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我循着费迪南德与秘密宝藏之间的线索追溯,最后追到一批美国人身上。他们是陆军和海军的将军,以及作为一支由英雄好汉们组成的幽灵部队在世界事务中作战的中央情报局前官员,其中有些人就是同伊朗-孔特拉军火丑闻、努甘-汉德银行丑闻和中央情报局的其他胡作非为有关的超级爱国主义者。这次对山下奉文藏金秘密的追索还使我发现了东京一个黑幕人物的政治掮客秘密小集团。难以理解的是,虽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这伙人的财富和影响却没有受损,在战后反而有了更大的增长。这些人物——日本的“丘罗梅丘”、中央情报局的英



雄好汉和费迪南德·马科斯——全都是串通一气的。

马科斯事件中最使我迷惑不解的，是费迪南德始终被描绘成不过是第三世界中比大多数人机灵、爬到顶峰后变坏了的一个政客，仿佛他是在43岁时才突然出现在世界上的。在此以前的一切事情都无从查考。对于费迪南德——对他的真正出身、财产来源、靠山后盾，对他如何得以紧紧地控制住这个美国仅有的一块殖民地，是什么使他在白宫、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眼里变得如此可爱——则很少有人了解。

多年来，马科斯都避开这类问题，向传记作者们提供的则是一份自我吹嘘的履历。他们把他描绘成菲律宾北方一个贫穷但很诚实的家庭里的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律师，后来成了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抗战领袖，美国军队中获得勋章的数量仅次于奥迪·墨菲的军人。除非你仔细阅读几部有关马科斯的这类书籍并且注意到其中的不一致处，否则就无法断定他的历史乃是一本精心编造的小说。当然，他竞选时用的传记是由受人尊敬的新闻记者们撰写的，其中就有《菲律宾人》报主编兼发行人本杰明·格雷，以及担任过多年美军报纸《星条旗报》主编、在五角大楼为许多人所钦佩的美国畅销书作家哈策尔·斯彭斯。

在把费迪南德和伊梅尔达首次送进马拉卡南宫的1964—1965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期间，斯彭斯在纽约出版了一本马科斯传：《泪珠滴滴皆胜利》。因为斯彭斯有着当兵的经历，他写的马科斯英雄故事听起来比任何人写的都更为真实。此书被广泛地散发给美国的报刊杂志社、外国使馆和美国政府机关。人们不知道马科斯为了当时的需要对某些情况作了剪裁。虽说有些读者可能有所怀疑，但此时在纽约和华盛顿已经造成了气氛，要作为林登·B·约翰逊在越南保住面子的孤注一掷的措施的构成部分，支持马

科斯这个中央情报局在马尼拉多年活动中培植出来的最新代理人。不久，美国那些最受人尊敬的报刊都根据斯彭斯的说法重复起这个故事来，不是大段大段地引用原文，便是概括地叙述他的看法，好像那些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此以后，谁还能对马科斯传奇故事的真实性提出疑问？

正如费迪南德曾经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那里学到了许多在军旅生涯中如何飞黄腾达的经验一样，他从林登·约翰逊的榜样中也学到了不少当总统的权术。麦克阿瑟让一个公共关系小组整天忙于证明他是巴丹的英雄（这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私下里深感厌恶），而约翰逊总统更为他编造出一个英勇地牺牲于阿拉莫的祖父。约翰逊当时易如反掌地把东京湾发生的一个小事件夸大成使越南战争升级的借口。又是这个约翰逊总统信口开河地赞扬了马科斯总统在巴丹的虚假英勇业绩，并且毫不犹豫地打开钱包推到马科斯面前，用以支持他的越南政策。

许多年后，有几位记者终于接触到了国家档案馆中被隐瞒很久的文件。这些文件揭露了马科斯的战时履历全系伪造。他们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陆军曾对马科斯说的话进行过调查，发现这些话都是胡说，“应受到谴责”。可是美国陆军的这些发现被五角大楼压了35年。五角大楼竭力阻挠审查，很可能是在白宫的同意甚至唆使下进行的。三位美国总统——约翰逊、尼克松和里根——公开赞扬马科斯在战时的英勇表现，而这种表现多年来在菲律宾国会里却一再被斥责为“纯系捏造”。把马科斯说成是大战中的英雄是卑鄙的谎言。然而华盛顿显然有意遮盖他的谎言，并愿利用他的虚荣，这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弄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真面目——当然也会揭露别人的秘密——就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马科斯已经失势，对他冷嘲热讽并不困难，但他实际上不过是现实生

活的映像；他那缺乏真情的微笑、虚假的热心、犹如长在软体动物头上的水汪汪的眼睛、黄疸以及肾脏衰弱引起的浮肿，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令人不安地眼熟。“当他还在台上的时候”，一位美国驻马尼拉武官告诉我，“他是我们的人，和我们是一伙的，说不定现在还是。”

只有在他垮台以后，大家才都认为此人一向就有些可疑之处。

费迪南德·马科斯之谜的谜底，要追溯到他孩提时代的一些秘密。

一向有谣传说他是私生子，不过西班牙在这些岛屿上的殖民统治长达几个世纪，有些知名人士出身不明倒也不算罕见。费迪南德的真正父亲很难查考，因为在一个过分认真可能会招致毁灭的地方，要证实几条盛传不衰的谣言是困难而且危险的事情。在马尼拉，大家公认马科斯的生父是北伊罗戈省一个富有的华裔法官，一直供他读完了法学院。人们只说此人是费迪南德的教父和情深谊厚的恩人。每当费迪南德在他的传记中提起这类事情时，他所指的教父的名字总使人摸不着头脑。没有人认识到法官身分有着特殊的意义。

根据同这家人关系密切的伊洛干诺人士，以及我多有烦扰的马尼拉一些可敬的新闻记者和老马科斯核心圈内的若干人士提供的情况，费迪南德的生父不仅是华人地方法官，而且是岛上最有钱有势的六大家族之一的主要人物，这个有着亿万财富的家族，日常所从事的金融、商业和政治交易实乃该岛的命脉。由于华人有家族观念并且控制着经济，他们在菲律宾既为人蔑视又遭人妒忌。主要家族（大多是台湾对面大陆上的福建省的土著）都是世代相袭，因循守旧，数十年来与南京的和后来台北的蒋政权保持着密切联系。

费迪南德生父的状况确定之后，许多其他疑点也就迎刃而解了：年轻的费迪南德如何在学生时代躲过一次谋杀案判决。在菲律宾人称为伊洛干诺黑帮的社团里怎么会为他留着一个空缺，而这个黑帮组织战前的营生据说就包括走私、敲诈勒索、黑市买卖和受雇杀人。战后，费迪南德又如何成为与华人金融界有着特殊关系的年轻议员，利用他在议会中的地位向华人商人勒索大笔钱财。由于他父亲的家族很有影响，费迪南德得以秘密地与蒋政权的特务、日本黑社会的帮派集团和某些有钱的美国投机商结成一伙。他的支持者们不久便像巨大的海蜃一样在各岛屿漂游，把触须伸向四面八方。

如果把费迪南德·马科斯看作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不是政客的话，他倒是集大诈骗犯、说谎者、大难不死的幸存者、伪君子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角色。这类角色是从荷马到托马斯·曼这样的作家都会为之着迷的。对这些人来说，揭露真相是最严酷的伤人行为，所以理应手下留情。

在亚洲，向陌生人说谎并不像西方那样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有些华人在被问及自己的经历和情况时总是为了当时的需要而杜撰一通。缅甸人、泰国人和马来人也是一样。为了掩饰真情，为了保护自己的祖先、家庭和脆弱的心灵——更别说是自己的性命了——而胡说一通，这实在是一种可敬的传统。这并非说谎，只是为使询问者满意而编造个故事。这种做法，细细想来，真不失为谦恭有礼的举动。

年轻的费迪南德·马科斯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为自己编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经历，比他本人的经历要完美得多，他成为一个英雄、主宰社会的推动力。他决意从政，便把这个凭空想象出来的故事公之于众，并利用它博取国际上的声誉。他的所作所为只是

在程度上与其他骗子有所不同。他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诡计多端，公众轻信不疑，以及华盛顿的见利忘义和机会主义。

伊梅尔达跟马科斯结婚时，没有想到她是嫁给了一个其后台生活全然不同的一个老练演员。她不知道，举例来说，他早就有了个妻子，而且他早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伊梅尔达这个天真烂漫的外地姑娘在他手中经历了一连串精神崩溃，最后变成了菲律宾的美狄亚，那个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但使用的方法却令上流社会为之蹙额的女巫<sup>①</sup>。伊梅尔达一旦在思想上对弄虚作假习以为常，便干劲十足地投身于重写他俩历史的勾当。她在马科斯母亲的故乡萨拉特重修马科斯“祖辈的旧居”并把它变成了博物馆。旧居原只是一所简陋的铺面房子，修缮后，便成了空调设施和展览橱柜一应俱全的漂亮庄园住宅，柜里陈列着费迪南德上学前穿的裤衩和他从未获得的各色勋章，其中还有一枚是使马科斯这个侏儒大放光彩的美国国会荣誉勋章。

她对自己也是一样，买下了马尼拉最豪华的房子中的一所并加以改建，此后便把它说成是她儿时的旧居。她还在莱特岛上的塔克洛班为自己盖了座纪念馆，命名为圣婴祠。但在塔克洛班，人人都把它叫作“伊梅尔达祠”。这是一座用混凝土建成的粉红色宫殿，坐落在大椰子树绿叶蔽天、整个布局错落有致的园林之中。宫殿价值3000万美元，外形如同存放她鞋子的匣子，家具陈设是由一个认定罗曼诺夫家族是成打订购法别尔格的彩蛋<sup>②</sup>的人负责的。客房里摆设着精制的工艺品，勾画出这位第一夫人一生中留芳百世的时刻：伊梅尔达把现代技术的新奇产品赐给她“棕色皮肤

---

① 源出希腊神话。美狄亚是科尔喀斯国王的女儿，擅长巫术，曾帮助丈夫伊阿宋取得金羊毛。——译者

② 罗曼诺夫家族于1613年至1917年统治了俄国。法别尔格(1846—1920)为俄国著名金匠，曾为沙皇制作金质的复活节彩蛋。——译者

的小臣民”；伊梅尔达同毛泽东在一起；伊梅尔达同卡扎菲在一起，等等。尽管她有3000双8 1/2号的鞋子，500个38号的奶罩和200件42号的紧身褙，伊梅尔达希望人家记着她的，仍是小模型中描写的情景。

二楼一个举行皇家招待会用的大舞厅里挂着一幅从地面一直到天花板那么巨大的油画。画中人伊梅尔达在海滨像出水芙蓉那样略带色情的神态，犹如波提切利<sup>①</sup>所作的维纳斯一般。油画前摆着马科斯和伊梅尔达的白银宝座，宝座旁边放着那尊著名的潘达坎教区的圣婴雕像——一座高2英尺、身披金织锦缎斗篷、脚蹬西班牙征服者穿的那种飞靴的耶稣儿时的牙雕。此外，令人颇感奇怪的是，在靠近这个正式觐见厅的大门的一角，还隐藏着另一个说明费迪南德·马科斯神秘出身的神龛，里面陈设着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华人海上头领林凤的塑像。林凤在16世纪时曾企图在菲律宾建立自己的王朝。费迪南德常常模糊地暗示他是林凤的嫡系子孙。由于没有人知道他有75%的中国血统，人们还以为他崇尚华人的道德观呢。

为了解费迪南德对菲律宾的独特控制，首先必须弄清为什么华人在那里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在10世纪前便一小批一小批地来到菲律宾的岛屿，而当时北欧海盗还在洗劫欧洲的寺院。有些商人在吕宋沿岸定居下来，把带去的丝绸、陶瓷器、金属和镜子换取低地马来人和诸如耕种梯田的伊戈罗特人这些山部落民的金子。他们同乘舢板不消数日便可到达的厦门、广州和海南保持着数额不大的商业联系。

1521年，费迪南德·麦哲伦在宿务海边停泊，看到一些马来人的村庄，在那星星点点的村子里造有支撑在木桩上的房子，渔民

<sup>①</sup> 波提切利(1445—1510)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译者

们像教友一般和睦地居住在一起。每个村子里大约住有几百人，都有一名首领管事。麦哲伦为拉帕拉帕首领率领的斗士们所杀，他的船员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不久，大批西班牙传教士和征服者来到这些岛屿，岛上的秩序才得到了整顿。

菲律宾靠从墨西哥运来的新大陆的银子发财致富。马尼拉为数不多的西班牙人（很少超过 1000 人）让满载中国货物的西班牙大帆船开到阿卡普尔科——这些奢侈品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然后这些帆船又载着贵重金属返回马尼拉。在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取走他们的份额后，其余的金银便通过岛上的华人中间商运往中国用来购买产品。这样，早在 16 世纪，马尼拉就成了重要的华人金融中心。在每个西班牙新拓居地周围，都有一个华人物资供应点兴起，提供包括能源在内的热带所需的一切物品。华人究竟是如何经营金银买卖，并把这些东西运至从厦门到河内及印度群岛的东方各地，西班牙人或此后来到这里任何西方人从来未能完全弄清。然而被吸引到这些岛上来的不仅仅是商人，还有其他中国人。

1574 年，在西班牙人把他们的基地从宿务迁至马尼拉湾以后 3 年，那位华人海上头领 林凤 率领的 64 条作战舢板和 3000 人——进攻了马尼拉，并点火烧掉了这个集镇。但林凤未能把西班牙人赶出堡垒，便向北航行到苏阿尔湾，在那里修筑了自己的堡垒并建立了一个华人聚居地。几个月以后，用当时的标准看该算是穷追不舍的西班牙人来到此地。300 名愤怒的西班牙征服者和 2500 名懒散的马来人包围了林凤的堡垒，烧掉了他的舢板船队，把华人围困了数月，直至他们弹尽粮绝。可是林凤也并非愚蠢之辈。他让他的部下挖掘了一条通到海上的地道，在一个月黑风紧的深夜溜之大吉，把岛屿留给了西班牙人。或者说表面上是

如此。

像其他西班牙殖民地一样，菲律宾成了神权政体国家。它的行政官员对天国的产业不大感兴趣，对不动产却是兴致勃勃。在男修士们来到此地并开始改变马来人的宗教信仰时，他们获得了大量地产。最后，修士们控制了马尼拉四周21个巨大的庄园。

这些西班牙人害怕华人，因为华人的语言和习俗难以理解，人数较多，有雄心壮志和金融眼光，能吃苦耐劳，神秘莫测，而且宗族观念很强。西班牙人规定华人移民最高数额，限制他们的活动，只许他们住在马尼拉少数民族聚居区，不让他们取得公民资格，也不许他们直接占有土地。每过一定时期，华人便要遭到大规模屠杀。

跟华人一样，大多数西班牙人到岛上来都不带女人，只是招些马来姑娘临时过日子，这就生出了大量没有合法地位的混血儿。幸好，华人所生的混血儿不算华人。这些孩子由他们的马来母亲抚养成虔诚的天主教徒，或多或少地可以像菲律宾的马来人那样行动自由，拥有土地，从事商业活动。可是，华人混血儿因为能得到华人贷款，而且往往继承了父辈的生意观念，所以在购买财产、当中间人或放债人方面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这就使他们具有了特殊的影响。

普通马来人愚蠢地但也很自然地企图学习他们西班牙统治者的榜样，在节日里，在举行命名仪式、接手礼及婚礼时，或是在任何其他偶然时节，都举办烤猪聚餐会。但他们生活在一种靠稻米鱼虾维持生活的经济之中，没有现金，所以不得不用祖传的土地做押，向华人借钱。无法还债时，土地便被没收。靠着这种间接的敲诈勒索，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了华人混血儿的所有物。原来的马来土地所有者在他们自己的国度里成了十足的佃农。

西班牙混血儿则另有发财抓权的蹊径。他们没有华人的生意



经、精力和信贷系统，于是便致力于专业工作——主要是法律。他们利用法律，使原来的马来土地所有者陷入费用浩大的诉讼，以此扩大他们自己的地产。任何尚未被那些贪得无厌的伊比利亚男修士没收土地的马来土著，不久便处于华人混血儿的蒙混欺诈和西班牙混血儿的合法榨取的夹击之下，菲律宾渐渐变成了一个农奴的国家。

1896年，混血儿们跟他们的纯种伊比利亚主子翻了脸，策划革命。西班牙人作出了错误的反应，逮捕并处死了置身于阴谋之外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何塞·黎萨。由于此人遭到野蛮处死，因而激起全国人民走上造反的道路。

叛军将领埃米利奥·阿奎纳多向西班牙人发起了卓有成效的军事行动。既然策反一向证明比战斗更解决问题，西班牙人便提出给阿奎纳多80万比索，分3次付清，如果他愿意离开岛屿的话。阿奎纳多想让西班牙人上当，用这笔钱购买武器，便接受了第一笔付款，然后到了香港。次年，美国人在那里看到了他，发现他境况不佳。原来他为了向一个名叫户山三鹤的日本奸细——此人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秘密组织黑洋会的创始人——购买武器，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户山三鹤拿了钱，后来又声称从日本运出的一船武器已沉没了。

美国此时进行了不合时宜的干涉。当时美国的领土已从东海岸伸展到西海岸，边界已经划定，但经济萧条使人们的信心不断下降，政客们正在寻找转移注意力的目标。讨伐西班牙殖民者对古巴或任何其他地方的压迫似乎是个简便易行的方案。顽固不化的干涉主义者和靠残酷剥削发财致富的资本家在波托马克侵略主义者组成的军团的帮助下干了起来。1898年2月随着“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沉没，战争已不可避免。

在香港，美国特务同阿奎纳多达成了秘密交易，把他送回岛